

放下，在去留之間

劃過天際的流星

◆ 撰文/許明捷 照片提供/文發處

如果不留意，你絕不會想到在這個喧擾的菜市場內，竟也有一座三級古蹟。位於台南市神農街的水仙宮，是一座列入三級古蹟的廟宇，始建於清康熙二十二年（一六八三年），奉祀海上的守護神—水仙尊王。宮中主祀大夏聖帝（禹）、陪祀楚王（項羽）、稟王（寒稟）、屈大夫（屈原）、伍大夫（伍子胥），五者合稱「五水仙」，俗稱為「一帝二王二大夫」。

昔日的水仙宮，因位於南勢港的前方，曾是城西的商業中心，茶樓、酒肆、青樓妓院林立，繁華熱鬧，遠非府城各寺廟、城坊所能及。隨著南勢港港道的淤塞，水仙宮前的繁華景象逐漸沒落；從日據時代起，攤販聚集的宮前廣場，就已成為大家口中的「水仙宮菜市場」；這裡，散布著各種著名的府城小吃。

一場車禍，生命嘎然中斷

正午時分，水仙宮廟口右前方，一個小小的攤位上，張珍香正準備結束今天的生意。在這裡賣芋粿、菜頭粿、包子等小吃已二十八年頭。張珍香指了指正在收拾炊具的小兒子：「從他在肚子裡就已開始在這邊做生意了。」話鋒一轉，張珍香說：「姚嬋還在的話，如今也三十出頭了。」

姚嬋，在江家四個孩子中排行老二；是江

有義、張珍香心目中活潑伶俐、乖巧善良的女兒；雖然書不是讀得很好，但從未讓夫婦倆操心過。

喜愛養小狗的姚嬋，從小就具有慈悲心腸。讓夫婦倆記憶深刻的是，國中時期的姚嬋，每次看到陽光基金會的公益廣告時，那些燒燙傷者的畫面，都會讓她不由自主地淚流滿面。

南英商工畢業後，姚嬋進入一家工廠工作。民國八十二年十月十日凌晨四點多，上完夜班騎著機車離開工廠，在馬路安全島轉角處等候過往的車輛時，一輛酒後駕駛的轎車疾駛而至，在轉彎時撞上了姚嬋的機車。

隨著機車飛離十幾公尺的姚嬋，爬起來後拍拍衣服，看看身上並無外傷，還直說不要緊。但撞到地上的頭部有點痛，於是到附近一家醫院掛急診。就在等候照X光時，姚嬋突然感到頭有點暈，隨即倒了下來，兩隻眼睛並且往外凸。

緊急轉送逢甲（奇美）醫院急救，開刀後醫生發現，因腦部血管動脈破裂，大量淤血已造成腦死；聽到醫生的宣判，張珍香幾乎癱了下來。

我女兒的器官可以捐出來嗎？

平常，在家裡做包子、粿的同時，已是慈濟會員的張珍香喜歡打開收音機，一邊聽

「慈濟世界」一邊工作。

除了在慈濟世界廣播節目聽過上人呼籲器官捐贈，一位常到攤位買包子的客人，有時會談到她年僅十六歲，就已在等待換腎的兒子；每當聽到這位媽媽談到兒子等不到捐贈者的焦慮心情，張珍香總會感同身受地陪著落淚。

在醫生第三度確認姚嬋已腦死之後，哀痛逾恆的張珍香，腦海中突然浮現出上人的呼籲：「人發生意外往生後，將好好的器官就此燒掉，實在很可惜，如果能捐出來，可以救人，甚至救整個家庭……」

鎮定一下心緒後，張珍香問醫生：「我女兒的器官可以捐出來嗎？」

民國八十二年，台灣的民風對器官捐贈還相當保守，無法為一般社會大眾所接受。張珍香這突如其來的詢問，著實讓醫生嚇一大跳。在確認張珍香的意願後，醫生告訴她，姚嬋的眼角膜、腎臟、骨骼都可捐出，但還要徵得爸爸的同意。

張珍香打電話回家，告訴江有義，她要將姚嬋的器官捐出；平常也在聽上人法語的江有義，忍著悲痛，毫不猶疑的同意了。再連絡高雄長庚醫院後，長庚醫院立即由社工員黃國修趕來，將姚嬋送往長庚。

第二天，檢察官來確認捐贈意願；當問及為何要將女兒的器官捐出時，張珍香告以是聽到證嚴法師的呼籲，將有用的器官燒掉很可惜，捐出來可以救人，所以決定將女兒的器官捐出來。

張珍香說：「檢察官要我們簽下切結書，切結書裡就是記載我們是聽到上人開示，所



姚嬋在海邊戲水的青春模樣，已不復見。

以決定將女兒的器官捐出。」

完成法定程序後，姚嬋的眼角膜讓兩個人重見光明；腎臟救了兩個人，而且手術都非常成功；骨骼則存放骨骼銀行等待有緣人。

姚嬋的器官摘除後，長庚醫院器官移植小組的醫生們，列隊向家屬鞠躬致謝；姚嬋的母校，南英商工的師生包了一部遊覽車，南下高雄參加姚嬋的告別式，這都讓江有義夫婦感動不已。

沒有姚嬋，生命的勁道好像被拉走了

辦妥了姚嬋的後事，張珍香整個人癱了下來。

「一個活生生的女兒突然就這樣離開，就像繩子絞心，那種痛，不是當事者是無法體會的。」張珍香說：「一開始婆婆不能諒解我將姚嬋的器官捐出，一直罵我這個母親太殘忍，女兒死了還將她割肉刻骨；一邊忍受喪女之痛，一邊得耐心向婆婆解釋這是為姚嬋種功德；那時候所承受的痛苦絕非筆墨所能形容。」

思女心切的張珍香，整日渾渾噩噩，提不起精神做生意。這時候，曾到長庚關懷過江家的南區慈誠大隊長王榮輝，捎來上人即將行腳屏東分會的訊息，請他們到屏東聽上人開示。

上人開示時提到，捐器官是大喜大捨，要有相當大的智慧才能做此抉擇；上人並請張珍香上台現身說法，那一夜，屏東分會的慈濟人哭紅了雙眼。

有好長一段時間沒到市場做生意的張珍香，在回到市場後不久，看到穿著制服的慈濟委員葉陳品來買菜，立即上前表示要幫女兒捐病床。

葉陳品回憶說：「當時她主動來說，要將人家包來的白包為女兒捐病床；因為不知道向她收功德款的人住哪裡，希望我幫她圓滿這個願。」

除了將長庚醫院致贈的十幾萬元喪葬費悉數捐出，江有義夫婦也把姚嬋的奠儀捐出，為愛女植福。

也因為這個因緣，葉陳品和另一位慈濟人周秀卿走入江家，開始帶著張珍香參加慈濟活動，希望能陪她盡快走出傷痛。

張珍香說：「在姚嬋走後，感覺生命的勁道好像已被拉走；是慈濟的師姊陪著我走出傷痛。那時候如果沒有她們的陪伴，日子真的不知要怎麼過。」

那一年，剛好慈濟為尼泊爾水災舉辦義賣，江有義和張珍香在菜市場攤位上，讓慈濟擺了一個功德箱，義賣各種口味的粿、包子，當天的粿、包子任人自取，自行在功德箱投錢。

江有義說：「那天準備的東西，正常可賣兩萬塊左右；賣完後清點功德箱，竟然賣了五萬多。」

之後，只要遇到慈濟的義賣活動，夫婦倆就在菜市場，以同樣的方式配合。九二一的募款義賣，有一位善心人士在功德箱投入一把千元大鈔，張珍香好奇地問他投入多少錢。

他說：「總共一萬四千元，你們在為災民盡心，我們也該盡力；其實我也是北部的受災戶，房子倒了，來台南暫住親戚家。」

「唯有受過傷的人，才能真正體會痛的滋味。」張珍香感觸地說。

那一刻起，母親真的放下了

在慈濟人的帶動下，張珍香雖然逐漸走出喪女陰影，但要真放下談何容易。在一次的尋根活動中，張珍香回到花蓮面見上人。

看到張珍香，上人說：「看你那麼憔悴，就知道妳還是沒放下。」

上人慈示：「打個比喻吧，妳的孩子業力少，比較好命，所以年紀輕輕就走了；妳要懂得放下，祝福孩子。」

聽完上人開示後，張珍香的心是有打開一點，但仍無法體解上人說的業力。

一直到有一次過年前，大量的訂單，讓她累得幾乎喘不過氣來。張珍香脫口而出：「我體悟了。」

一旁的江有義不解地問：「妳體悟了什麼？」

張珍香說：「我體悟到上人說的業力了。想想，姚嬋沒受過什麼苦，年紀輕輕，就漂漂亮亮的走了；我們年紀一大把了，還在這邊辛苦地做牛做馬，這不是業力是什麼？姚嬋是命好，我們真的要祝福她。」

那一刻起，張珍香真的放下了。

說不想她是騙人的，但已不會心痛，心轉境就轉，張珍香放下了悲痛，代之而起的是無限的感恩。

感恩姚嬋的男友，自姚嬋走後，逢年過節總會提著禮物來看看兩老；縱然如今的他已為人夫，仍從未間斷過對兩老的探望。

感恩葉陳品、周秀卿及眾多的慈濟人，在她人生最低潮的時候，付出時間、心力，陪著她走過來。

尤其感恩的是，姚嬋臨走的時候，能繳出如此亮麗的成績單。

受贈者中有一位換腎的年輕男孩已結婚生子，也曾透過社工，表達想親自向捐贈者家屬致謝的意願。江有義、張珍香婉拒了。知道姚嬋的器官確實發揮功能，受贈者健健康

康，對他們夫妻來說，就是最大的安慰。

「說不想她是騙人的，但已不會心痛。」張珍香說：「姚嬋走得那麼漂亮，在她塵緣已盡的時候，還能挽救四個人，甚至可能是四個瀕臨絕望的家庭，我已沒有遺憾。」

江姚嬋，宛如一顆耀眼的流星，劃過天際，雖然短暫，卻是如此的璀璨。父母無憾，姚嬋，應更無憾。

一個生命結束了，但許多生命因為她而繼續延續著。



姚嬋(左一)小時後與家人所拍攝的一張全家福。